定庵類稿

三

定庵類稿

宋　衛博　撰

[illegible]復之見天地[illegible]肯長之[illegible]講道而理陰陽雅有變
[illegible]之勤[illegible]長[illegible]曰考八能於治世安樂
[illegible]大有[illegible]宜[illegible]說辭備福之應恭惟其
官問學發天人之秘聲名貫宇宙之間躬周公之咸勤

休方居大有尚賢之時宜獲既醉備福之應恭惟其官
學探天人之蘊奥德為朝廷之重輕非堯舜不陳務引
君於當道以稷契自許願使巳為良臣開衆正之路以
廣建人才講畫一之法以共安海宇禮樂修而庶事備
風雨時而三階平璧月珠星巳驗泰元之策葭灰嶰管
順乘一氣之和履千載之昌期開八荒之壽域帶礪山
河而未老勲名喲鷃以無窮具仰託鈞陶坐縻符篆阻
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私

賀致政丞相冬啓

剥七日而復其見天地之心具萬善而齊以待陰陽之定緊大人不失進退之正宜神明申以福禄之休恭惟某官德冠生民勲在王室事君必以堯舜致治幾於成康以直道而行三公不易其介致為臣而去萬鍾於我何加傳車之盛高掩於韋㑀置几之尊尚觀於孔氏蓋仲舒去位而就質疑議若姬公告老而不違成周兹秉千載之期盡冠三師之首酌大斗以伸黄髮之養歸袞

衣以慰西民之思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誠

賀參政冬啓

合八能於前殿方占至治之和轉一氣於洪鈞宜備彙征之福恭惟某官望尊百辟勤施四方逢時遇合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孟子之言必以仁義君陳之告莫匪謨猷論道而理陰陽方容參於大化觀復以見天地茲永踐於昌期泰階占三象之明五福備九

疇之敘對時受祉與國咸休

賀樞密冬啓

兆一氣於黃宮為天地陰陽之始授泰元之神筴驗日星珠壁之符繄貳公寅亮之功備既醉太平之福恭惟某官丹青王度經緯人文以山甫之柔嘉式是百辟躬周公之棐迪勤施四方制禮樂以導中和輯干戈而陳懿德開壽域八荒之表致明主三代之隆備五物而書已享豐年之報合八能之士益知治世之休占泰階兩

豈吾君之心迪高后以康兆民行膺作相之命對時受祉與國咸休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一觴之壽第馳千里之誠

賀殿帥相公冬啓

觀來復於天地之意兹為浸長之辰成安强於道德之威宜備太平之福恭惟某官勲藏盟府澤被生民以吉甫之文武而憲萬邦若畢公之弼亮而勤小物斯謀斯猷而入告于后不矜不伐而莫與爭能精神相得而益

彰君臣於斯而為盛合八能而備樂方占兵祲之祥轉
一氣於洪鈞永翊化元之妙對時受祉與國咸休某久
託殊私坐縻假守阻拜迎長之慶第增善頌之勤

賀王紹興正旦啓

攝提直斗正閶闔開黃道之辰旁礴在門仰燕寢凝清
香之地順歲時之更始慶德齒以俱新恭惟某官卓然
公輔之資加以聖賢之學聽尚書之履早家魁象之邊
懷會稽之章常近蓬萊之氣治行獨高於天下姓名久

在於屏間秉三朝上計之初膺四輔使能之寵賦椒花之頌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第有逢辰之慶

賀張明州正旦啓

春回北斗三元占首祚之休律應東風萬彙有向榮之意伏惟其官身兼數器學貫羣言望高人物之宗名在圖書之府雜儒術以輔浩穰之政遠追京兆之家聲以義理而應中外之文要是甘泉之法從尚屈海邦之嘯諾少哦戟衛之風流歲序更新天休並介賦椒花之頌

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但有逢辰之慶

賀向揚州賜帶啓

御帑分珍煥九環之盛飾詒恩臨錫聳七郡之榮觀增貴身章特超命數恭惟某官才推國器望重寶臣久騰穠袴之謡茂靄搢紳之譽果膺大賚庸示寵光遠符露冕之風流仍掩賜金之故事佇展立朝之盛即如委佩之榮某想望光儀阻修賀謁永言贊喜莫罄占詞

賀司諫啓

伏審數求時望進直諫垣公道既行有識相慶咸謂聖
神當更化之日所用臺諫皆親擢之才必能盡言以塞
厚望然觀古人輔導之意不為近世沽激之忠率皆因
事以獻言相與講善而救失譬之良藥之已病五穀之
療饑務在可行不求過直蓋叔孫之爭誠切安太子者
留侯之功王陵之義甚高定劉氏者陳平之力故五諫
以諷為上而大忠以德復君因偶語之問而定功行封
觀破陣之舞而俛首不樂晏子以獻否而成其可石侯

於進見如不能言皆忠臣不忘愛主之至心而後世當
為事君之大法伏惟此意難與俗言某官志節剛毅而
有廉靜不求之風詞華藴藉而有質直敢言之氣踐敭
外服深究民情糾正省曹素通國體今天子務先誠朴
以厲俗力行寛大以便民議獄緩刑制禮作樂宜益講
明至當之論庶以上副勵精之懐以仁義責難於君以
旦夕承弼厥辟使齊人之敬莫如孟子則鄭公之願克
為良臣某久辱深知顧觀能事友直友諒固嘗見期以

古人大書特書尚俾續刊於諫苑

賀魏參政啓

恭審預聞大政晉長庶僚得君如彼其專實行宰相之事在廷無出其右可謂社稷之臣儻無為日月之功庶下符霖雨之望惟古有訓得時為難計明良之相逢諒令昔之有數故天將降大任以道先覺斯民同心合德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令行禁止言聽計從俾當宁無為而日尊則舉國自從而風靡有來不世

之畧以起非常之原伏惟其官輿學見天地之心達識明國家之體以稷契自任顧使已為良臣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禮樂先進文章鉅公羽儀鵷鷺之行鼓舞雷風之號風流第一外埬殊鄰智畧無雙見推兩禁卓然廊廟之具隱如巖石之瞻方聖明兼十日之光而魁輔首六符之象文武並用功業益新齊百工以從王無斁成周之康事總衆職以稱上有光相漢之家聲大道為公太平有象袞衣赤舄際遇巨量鐵券丹書登載

何極其窮既蹈饑寒之水火愚弗知仕進之門庭四五十而無聞惟終也巳二三子乎何患其在茲乎飛鳴夏屋之成踴躍大鈞之播效一狐之腋慙非粹白之求濡千兔之毫願齧汗青之述

賀葉參政啓

伏審顯膺綸綍寵正鈞樞有政與聞實司文武之二枋得君如彼是謂聖賢之一時有識系心在廷增氣夷攷贊元之地莫難全德之人吏姦而無懲艾者失之寬文

深而多中傷者志於猛未有總衆職之名實而率由於
故事佐萬幾之裁決而必先於有司進相得於精神退
兩忘於適莫雅有經綸之具隱如巖石之瞻當世所期
在公為稱恭惟某官禮樂先進文章鉅公以剴切之言
動悟萬乘以高簡之度儀表百僚崖造守藩早兆登庸
之應傅師典選衆推宰物之公惟大人格君之心而仁
者服人以德楊綰始用而郭令徹樂晏子一言而齊國
省刑廣厦細氊側聞於啟沃前旒黈纊不蔽於聰明不

為日月可冀之功庶廣社稷無疆之福三后同底於道上方有意於太平四方惟乃之休公亦有辭於永世某渺然陋器瞠若絶塵斷奮詎忍於遐遺舐嗘能忘於僊去重念某禄養之計久厄瓜時耄老之親屢空菽水念祥金之躍冶知賀燕之依人祭竈而請比隣儻收憐於故部扣閽而呼宜禄敢想望於諸曹以慶以祈且忭且蹈

賀朱參政啟

伏審顯膺書贊寀與政幾有識具依不謀同慶恭惟歡慰某官器閎而用遠學成而行尊述作之工鬼神爭與範圍之妙天地同流元凱之佐勛華已濟美一門之盛周召之為師保行同風三代之隆輿誦所期斯言可必某典司留筦芘冒鴻鈞睠里社之有光望門墻而切忭

謝執政啟

守符江介屢移病免之書將漕闕中誰料詔除之日久孤試可倍費陶成恩深天地之鑪感溢神明之舍伏念

其清時冗士白首陳人不腆性靈丘壑殆忘於故我平生簿領塵埃何苦於汚人流行世路之風波踐履物情之荆棘回觀六十夢境何殊黙數大千轍迹幾遍固嘗借玉墀方寸之地一再望天威咫尺之顔親奉褒俞坐傾意氣如病纇之馬頓酬伏櫪之思顧折轅之車終乏夷塗之用北臨漢沔南歷江淮歲月遒於往來齒髪熏於憂患鼫鼠五技正爾易窮遼鶴千年忽焉已至永愧西州之耆舊曾無善狀之毫分誓將歸卧於漳水之濵

敢復存心於魏闕之下況今浙部厎昔王畿非至公不
足以窮隱戶於南陽非有政不足以占流民於東海運米
至數千萬石寧復遺諆解綬去四十餘人定應創見合
此難能之舉屬之不肖之身所恩辱知敢云負念茲蓋
伏遇某官丹青王度掌握道樞綱舉目張恢六籍所未
談之治尊堯翼舜秉千載不可逢之期方將正㽗軸以
冠百辟之尊何止賜金石而彰五利之報槖籥元功之
妙甄鎔庶類之微偃直無遺施生有叙猥如一介與在

兼收用則行而舍則藏早辱憐其可教賜之大而知之至今喜遇於所期載惟稱塞之方未有糜捐之會其敢不無渝素守益勵宏圖爵之公朝雖不期謝之私室遇以國士又豈應報以衆人

謝執政啓 謝除刑部侍郎

披三輔之圖未周行於所部參兩禁之籍遽敢意於中除眷言臨老之遭逢遂過平生之期望恩均天地感激肺肝伏念某雅志倦遊一官平進雖蚤緣推擇嘗參國

論之餘而老益麤疎伏在吏塵之下幾近長安之日輙
廻蓬海之風奉使典州殆經三紀求田問舍久結寸心
所期嘯東臯而賦紫桑之耕何敢夢南柯而付邯鄲之
枕顯有服章之寵煥然詞命之優繇部刺史之官竊小
司寇之職庶言庶獄庶事上方圖宅俊之功惟內惟貨
惟來官必得簡孚之政庶廣畫衣之化不惟城旦之書
顧非其人弗稱是懼茲蓋伏遇某官表儀百辟勤勞四
方以孔子之大成教人不倦若伊尹之先覺非予而誰

欲救無所述六職以補其今孰非望賜之人對二松而
哦其間肯有負余之歎顧言覿面坐以馳神棊伏在下
風固非一日猥以馬牛之走獲並英游頓空鴈鶩之書
佇觀能事凡諸悃款悉在瞻承

通問周參政啓

揆棲睫之微生蚤蒙化育望絕塵之軼步浸鈌師承玆
飭事於戌瓜方馳心於蔭樾尺書不腆大造焉依恭惟
某官文章鉅公禮樂先進擬聖而作塗改清廟生民之

詩非道不陳羞稱管仲晏子之事以神明之幾周萬務以泰和之治革五兵申伯惠直而揉此邦吉甫將明而保天子蓋斯民之先覺者宜吾君之倚相馬浩然孟子之去歸久矣裴公之注想都俞吁咈當世所聞輕重安危惟公是繫傾聽風雷之號上寬霖雨之思甚學殖就荒官箴惟謹飲河之量顧滿足以無餘深林之巢正飛鳴而有託屬目階符之耀馳神蓬海之遙黃閤閎深青春駘蕩願副九宸之眷益遵六氣之和

賀楊資政啓

伏審告成大典錫慶羣工眷儒英首議之忠極秘殿陛華之寵訓詞加異委寄增隆竊惟載籍之前聞莫盛熙朝之有作儲祥備福得三代受命之符論德紀功為萬世不刊之典啟玆盛舉自我元樞恭惟某官學冠魁倫望隆幃幄以仁義事君如孟子以謀猷告后如君陳當朝廷抗議於一時之間乃翰墨策勳於十年之後有開羣議異禆諶草創之謀始正一元得仲尼筆削之意先

谿鄧林之產榑扶溟海之程能事可書治有奔奏之盜功名立致時交薦禰之章甚甫脫詞場豈嫻吏道但喜伐柯之有則殊忘續尾之非才茲假屬於衛官少愆時於瓜戍然詩人雖老敢貪率府之逍遙況吏隱可期漸近市門之仙去倚須訖事即命戒裝懷抱之私參承以既

賀曹侍御啟

伏審疏榮詔檢進位臺端風采素聞中外不繩而自肅

賔從經過既鉠候人之敬闗征何問益爲地主之羞尚勤文告之多儀有愧隆謙之厚德伏惟某官氣禀岷峨之秀異文窺揚馬之風流仗節西還早厲棄繻之志前驅所過曾誇負弩之迎玆奉計於三年即通班於兩禁聲猷所曁遠邇知歸某政拙非才令行無素叩堂曉賊深慙廣漢之威沽酒賦詩尚謹玉川之謝永言愧佩莫既敷陳

賀沈正言啟

伏審簡自帝心進當言路正人登用有識嘆嗟咸謂左右諫争之官惟是出入諷議之事考功課吏既無以程殿最之書辨是與非又不專當彈擊之任自非有夷達寡求之操而能秉質直不欺之誠則何以格非心於未萌之先復君德於無過之地恭惟比歲親覽萬幾開衆正之塗興太平之治副上所欲非公其誰伏惟某官學由為已而推以及人道本正心而至於格物重厚足以鎮浮動廉静足以律懦貪特立獨行蓋舉世莫為之勸沮

國若烹小鮮安取煩苛之政履薄氷而待白日敢忘惕厲之思

謝王鎮江啟

叨膺明命假守近藩顧惟疎遠之蹤久荷剸煩之寄人微地重政拙心勞坐觀歲月之遷曾乏絲毫之報顧終更而已幸緊冒寵以何名況茲清遠之鄉猶襲外平之舊教條疎濶風俗阜安本聖朝所以優賢豈一介得以尸祿據非其所悸靡自寧伏惟某官學探游夏之淵源

望顏角以傾心欽然歲久攬詞章之在手穆若春溫仰陳義之為高愧勞謙之特甚伏惟某官承七相五公之裔懷千變萬化之才學有淵源笑行潦潢汙之易涸文傳正始備黃鐘大呂之相宣蚤追前輩之英遊妙絕諸公之句法風流三郡聲采一時襦袴之謠正應餘事江山之助益壯高懷暫休歷塊之蹤即展垂天之翼顧茲假守久已倦遊仕契百年荷親情之最異邦畿再命喜事守之輒同望門著以非遙悵音塵之坐隔新涼在候

燕處多閒頗承眷注之隆盛保節宣之適

與荆南到任啟

佐六官之長甫踏舊班帥十國之連屬勤遠略百口江潭之阻窮年氷雪之交懷綏知歸息肩有喜伏念某老於行役晚矣會逢碧落清都猶疑夢到蒼顏白髪久合歸休以言語侍從之華膺禮樂詩書之選人之所欲誰不願然正惟荆楚之故區中扼西南之要會顧憂所屬稱塞為難百里而半九十之時敢惜既慾之力一士而

賢百萬之衆恐遺執事之憂此蓋伏遇某官建非常之
原開衆正之路杞梓而有數尺之朽每動嘆嗟琬琰而
易一羊之皮殆輕授受尚惟終惠曲軫深仁能者任而
愚者休行當引分勞以生而佚以老俾遂餘年

回胡和州啓

劉符江介善狀無聞將漕闗中誤恩何取笑倦游之益
晚知懐禄之為慙餘論所加感悰特甚伏惟某官居今
而好古人之節起家而有當世之名此膝不屈於人寧

韡驚待漏之霜倦馬冗鈞天之夢猥慙樗散誤著鵷行此蓋某官著龜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產詩書禮樂為令第一等人忠正仁明宜秩中二千石久已屈清評於月旦惠然發麗藻於春華仰惟貺施之隆莫喻感藏之至

回李郃武啟

分判之優號稱小選敘遷之寵登冠前行自惟非藻鏡之才難以据銓衡之地拜恩不稱賀德有歸伏惟某官

以八面受敵之資佐千里提封之寄問牛知馬吏畏於
神明令袴昔襦民安於惠愛笑譚治辦指顧風生究觀
剸決之餘盡付劇煩之會凝清香於戟衛難狗高情别
利器於盤根要看能事顧惟譾薄夙荷眷知方圖啟謝
之恭遽佩牋題之辱品評所逮愧無佳吏部之稱詞業
難量敬有行秘書之嘆感藏兼倍報稱奚堪

賀宰相生辰啓

五百年而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為春願罄大

年之祝紛賀僚於公府錫備物於中朝四海傾心一詞
賛慶恭惟某官稟天地中和之氣膺聖賢亨泰之期名
在圖書夙識中興之佐志安社稷獨成不世之功援斯
民於水火塗炭之深登太平於禮樂文明之盛壽域亘
八荒之表金城維萬世之安方國家卜世以無疆宜福
禄自天而未艾慶傳袞舄封誓山河釀滄海之水不足
以飲公之勲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公之德階符同耀
拱宸極以常尊神嶽比崇鎮坤輿而益固永隆國壽共

與教授啟

竊伏海瀕久聞於高誼思樂泮水更咏於英游敢緊掾吏之冗曹得見古人之益友伏惟某官淵源自得議論有餘温純雅頌之聲特達珪璋之表談經廣坐重五十席而未休成書滿家奏三千牘而盡善久屈諸侯之學行歸六館之華某蚤歲倦游一官禄養追隨下走顧慙儉府之多賢矜式百為顧聽鄭人之餘論參承不遠頌咏何窮春日舒遲鱣堂燕暇益祈保衛式副傾瞻

賀葉樞密啟

伏審眷用儒英典司樞筦太平有象外侮自消恭惟驩慰某官惇大而直方高明而肅括材無不宜而譽尤高於藻鑑道之將行而名已覆於金甌折萬里之遐衝方握五兵之要振丕天之大律行躋百揆之尊輿頌所歸斯言可必某蝨瞻先範令芘台躔闓成命之顯行先衆人而竊抃

謝安撫樞密啓

律懦貪守道弗移盖舉世莫為之勸沮得時則駕顧外物何有於重輕退非務於為名進未聞於有意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此宜天子舉國而以聽焉方將清心省事而休息斯民斲雕還淳以敦厚習俗丙吉以寛大為務能輔政於魏侯曹參知清淨之宗實同心於蕭相更期廷告益副巖瞻其夙荷眷私喜聞除拜望相君翹材之館悵未遂於登門上聖主得賢之詩尚賡求於所部

賀葉樞密啟

兵本折衝之地必有廟謀先物之幾從容帷幄而為國勢之重輕慷慨議論而起士氣之媮惰子玉有禮而晉君為患長孺守節而淮南寢謀成道德安强之威固方享太平之福用文武長久之術亦宜惟任事之師用宏萬世之休遂正三公之拜某辱知舊矣聞命灑然賢路光亨益喜治朝之盛餘生晼晚頗均田里之安顧賀厦之無從第揺旌而莫喻

賀周樞密啟

伏審疇咨雅望進執鴻樞繼吳陸於内廷親承睿奬得頗收於禁省寵軼前聞恭惟某官多讀當世未見之書獨為古人有用之學敷議動衆成書滿家玉振金聲洋洋乎終始條理之事周情孔思炳炳然仁義道德之言獨顏子能當聖耦之稱無仲尼不在弟子之行青錢之中萬選雖兩科適以恩公黃麻之似六經信斯言可以行遠禮樂大備典章一新久已處君民於堯舜之隆固將易軍旅以俎豆之事當兵本折衝之地佐廟謨先物

之幾克壯之猷即授以柄蓋在內為姦在外為宄非聖人孰能去兵若善戰不怒善敵不争惟有道乃能持勝偉哉不世之遇有此非常之勲君臣相得而益彰福禄方興而未艾某辱知舊矣聞命灑然奉詔起家早借丹青之潤量材制器又歸埏埴之公方君子之得時屬奉使之有指未遂掃門之役不勝賀厦之私

又

伏審顯膺睿簡寵正元樞中外竦聞兵民相慶咸謂國

之言今國家恢祖宗萬世之休攄神人三紀之憤首圖
望實登用老成中外屬心兵民望賜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彼方倒行而逆施之綏厥士女篚厥玄黃吾將不戰
而屈人矣然而非有先定之策則亦難成必勝之功高
祖百戰而志不衰光武大敵而勇乃見小有利鈍不為
重輕幾益廣於上心期竟成於有志秉白旄而仗黃鉞
佇瞻戎輅之威儀清宮禁而奉寢園大慰中原之父老
惟公懋績永世有辭某伏謀除書喜新衆聽述王褒之

之宗望喬木而知故國之尊家有世臣之烈雖公侯子
孫必復其始而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功業逐日以新富
貴吾所自致器博函牛之鼎音諧儀鳳之韶學士聲名
青錢之中萬選翰林制作黃麻之似六經偉天地之中
間猶日月之皆仰無仲尼不在弟子之列若伊尹自任
覺民之先鴻惟斗極之居象法神幾之府阪泉七十二
戰黃帝不能以去兵相州六十萬師郭令猶為之不守
葢善教莫先於備豫而師律所禁於否臧要為堂上之

奇無蹈泥中之鬭徐收應敵之謀必有順人之實近考傾輈之載路追懲畫餅之虛譚以起非常之原不負平生之學鵷廳黄閣榮遇巨量象咢丹書登載何極某蕞然陋器舊矣下陳控大厦以飛鳴望洪爐而踴躍效一狐之腋慙非粹白之求濡千兎之毫顧罄汗青之述

平江到任啓

薦將使指方叨内地之榮就畀守符俄竊輔藩之重俯揆么微之迹仰知君相之仁伏念某名迹湮微技能短

淺適際休明之運屢叨煩劇之除曾無善狀之可稱豈復趍榮之敢望眷茲會府寀邇上都地扼五湖衣冠指為走集之地城連萬井人物夥於昇平之時自揣何堪實難仰稱茲葢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為已任以堯舜之道事吾君雖當極盛之期不廢兼收之路猥涓便郡俾效寸長某敢不虔奉詔條力求民瘼儻萬一有絲毫之善亦庶幾酬造化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知縣到任啓

之好告之以善願承君子之規春日舒遲公堂勝暇尚
祈保衛益副傾瞻

回姚平江謝到任啟

伏審躋榮冊府擢正輔藩國用循良民知休息伏惟慶
慰某官度遠不形於眕畡學優已謝於筌蹄家有吏師
鄙昔人之泥法上知卓行特懐器以須時迺勝吳門令
為馮翊雖詭轡之馬調御為難然脫淵之魚駭波奚賴
會當屬意於簿書獄訟之外庶幾策勲於閭里愁歎之

中當世所期於公為稱其自維虛冒竟意俾除推轝過情固莫當於委蚘平生稱許殆難避於賞音忻快之深占寫奚盡

回孫秀州謝到任啟

伏審森陳牙衛甫見吏民一頌寛大之書四溢中和之頌伏惟慶慰某官家有經綸之遠業身先英俊之諸儒抱槩懷鉛蚤騰茂實妝人御重令見長才圖荒政於左餐右粥之間息愁歎於五袴一襦之外眷言暮齒獲聽

淮陽治最果優於馮翊賣刀買犢而人間務本問羊知
馬而吏不敢欺好賢容水薤之規美俗藹袴襦之詠久
不見賈誼興宣室之思果來名參宜趣舍人之計其少
而失學仕不知方已甘控地之卑飛自笑面墻之何見
頃終更於泉府偏玷列於右曹念惟兩鎮之職官自昔
有唐之繁使與聞郡事總授軍書緑水紅蓮莫副風流
之選褒衣大袖敢為舒緩之姿誓殫十駕之勤仰覬二
天之芘趨承不遠喜懼交中春日舒遲黄堂勝暇顧謹

節宣之適用承眷注之隆

通問呂池州啓

厭直明廬暫屈股肱之郡負丞茲邑行供鴈鶩之書自憐寅幸之多獲託寛明之下敢忘分守輙布依歸恭惟某官實大而聲宏芑寒而色正登泰山而識介丘之小於道為高望喬木而知國家之尊所見者大坐閲四朝之舊晚膺二聖之知合堯舜之典煥然成章鄙齊魯之儒斷以能事方倚蕭何之相國適須龔遂之安民知馬

問牛一新舊俗昔穤今袴立播謳謡行興宣室之思遂
冠前疑之列某庸無殖學朴有教忠半世仕途雖粗更
於簿領六書吏考猶未脫於選階悵艱難險阻之備嘗
知潦倒麤踈之無用强顔寸廩斂板下陳對二松而哦
其間敢一循於故迹述六職以輔其令尚勉繼於前修
庶幾善事於上官萬一獲伸於知巳拜庭伊邇矯首知
歸

回知録求薦啟

識小異於稠人長懷永好傳高文於四坐更荷珍投惠然使价之臨猥自聽聞之誤伏惟某官聞望太平之髦士從游英俊之諸儒再見而位上卿難量遠業一日而薦七士會有當人俯賸踈蹤正慚窘步在昔相須於滿歲於今猥乏於衍章祭竈請鄰顧高情之安取通波易漕竟後悔之徒深度在仁明諒兹悃愊糾曹多暇秋氣日佳顧加尊養之方佇看搏扶之舉

回封州太守啟

積年去德愐然音驛之踈萬里貽書恍若平生之舊凛凛歲寒之義英英春藻之華伏惟某官問非一師身兼數器過都越國蚤騰天驥之稱錯節盤根屢試硎刀之妙小駐雲霄之步一蘇嶺海之民即聽鋒追入躋槖從眷言契闊日費傾馳晩歲倦遊未遂歸田之請故人得路佇分共績之先千萬欲言咫尺難罄

謝太守啟

談游無取方升君子之堂鏴校非長遽館諸侯之學居

有事賢之幸退慙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由師友之教千乘之國盍恢儒藝之方矧扶風馮翊之邦慎黨庠序術之化垂籤挿架擬石渠天禄之藏斷簡殘編備魯壁汲書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寔真贋之相仍凡章句義疏之文與偏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黃之正庶幾魚魯之分宜得談通使之刪訂豈容不肖亦游其間某也讀書不多識字有數幸年歲之未暮憑文章以自宣斗酒百篇無復長安之豪氣一唱三歎空餘清廟之遺音累

十上而敝貂裘分無真賞一再見而賜拱璧乃辱謬恩知我者希得此蓋寡此蓋伏遇其官以藩鎮之重屈韋布之流凡一時賔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裹足無復四方之游抱槧懷鉛益精六藝之術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贄見太守啟

簦楚塵埃之吏身辱在於泥塗藩維屏翰之賢勢迥高於霄漢敢越部中之賤冀收堂下之言伏念某猥出諸

王孫之家曾無佳公子之譽生涯何有飢寒嘗走於路隅學殖無聞佻達見嘲於城闕井蛙之見不踰於鈌甃溝鴟之困未脫於汙泥固嘗掉鞅於藝塲竟復暴鰓於級浪三山凝望風輒引船千佛登名手徒加額黽勉一官之延世經營三釜之及親几案徒勞簿書藂委障西風之扇敢謂孤高歸南山之廬未能獨善跛鼈終難於千里棲鸞又托於一枝投刀雖愧於善藏血指僅逃於學製高士不為主簿何懲流俗之譏能賦可以大夫會

有賞音之歎仰止登龍之地時哉薦鶚之書奉已知歸傾心有待恭惟某官博洽得行秘書之號仁明有古循吏之風人託帡幪盜除囊橐流民占八萬餘口之數越古所聞明府高三十五政之賢於今創見行拜黼黻冕旒之賜益彰戟纛兜橐之雄矧上方力起兩漢之隆而高第間補九卿之缺頴川之徵黃霸若稽古訓之甚明河南之薦賈生未許昔人之專美丹砂赤箭儻在兼收方桷圜椽固應適用宜比祥金之躍顧言良治之歸去

不待麾已恕事官之慢用而反令又矜將母之私惟大賢曲示於優容故戢子敢干於洪度誠得如洛陽史望見而備孝廉之數或能為楚公子奮發而收下客之功

贄見運使啟

韮楚卑官分甘下走鄉閭晚出且乏更題惟竊嚮下風之行謂當在弟子之列蓋聞賢者引類之事特以公道得人為心舉子舉讎固非有激匪親匪舊豈得盡知三書而干宰相者欲及可進之時一日而薦七士者適彰

兼聽之美門無私謝政以何嫌啟輒數陳孰為篤信誠使異時相望於衆正之路庶幾此事無愧於太平之朝茲舉世所為深嗟豈不肖得以妄議伏念某讀書不多而蚤有科目之累應舉甚拙而偶成禄養之謀潦倒麤踈動不切事凄涼奔走甘為折腰顧方自於山來了未更於世故近無以買游士寓公之目上不能借當世有位之言鞭策疲駑彌縫短橛如折襪線如折轅車敢論千里之功何意寸長之用分無舒翰見而異之今遇盧

公死不恨矣伏惟其官藴奥聖賢之學高明經濟之資
博施以仁而不蹈問無菑决之偏理財以義而立有混
若泉流之富言無忤色令若負霜上知堪任於公卿詔
謂循行於京輔就車遣訟衆驚朱博之神明躧履見賢
身屈勝之之威重鋪觀鉅業巨識遠圖宜斯文以為統
盟誠多士之所寄命附驥甚寵那止一時隮覿成名固
將百世况茲負砮之賤嘗親跪履之恭出婦嫁不越鄉
要卜平生之遇化金成於點礫正須變化之神將使韓

愈獲禮於主人之門敢忘豫子當報以國士之義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錢運使啟

伏審論譔奎圖將輸郊甸天威咫尺暫來面棘之朝禮樂先華親被臨軒之遣先聲肅物屬部歸心恭惟其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英辭麗藻足以潤金石而諧韶護崇言閎議足以判矇聾而契著龜家近三台時論美衣冠之表貴傳七葉世臣推忠孝之宗周旋資

望之最隆簡注上心之已久飛英騰實不愧古人持節分符幾半天下惟出處君子之大致而命義臣子之當然究觀用舍於十年之間孰窺喜愠於兩忘之外一封而駕乘傳果膺賜覲之榮再見而位上卿遂當萬乘之意少展佐王之略益籌裕國之功矧茲漕輓之成謀固自笑談之餘事佇聞課最即侍禁華其猥以縣章屬居使部鄉老之興三物屬號名之貺來刺史之布六條顧奉承之獨後仰矚外臺之峻即修下吏之恭燕賀良勤

皃趨有待

賀汪樞使啟

恭審使表樞庭恩均宰路視諸故府實國朝圖舊之章高出在廷有天聖押班之制肇茲曠舉簡自上衷得位與時旦暮千載允文且武今古一人竹帛垂名漏刻冀見伏惟某官量閎而履正資裕而器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優入聖賢之域窮所不為達所不與夙成 公輔之資以帝堯咨命之臣膺畢公保釐之任儀刑著定寤寐

老成簡書登載於來歸天子與嗟於見晚從容端委感會精神仰承環極之尊益示泰階之應及國家閒暇之日成道德安强之威若神龍蟄淵泉之珍而猛虎為藜藿之衛内寧必有外患雖聖人莫能去兵近悦然後遠來惟仁者可以無敵維公造膝率土繫心盡行伊昔之言大起非常之烈某喜傾意氣與有光榮飛鳴厦屋之成踴躍大鈞之播禮之過而賜之大慙國士之誤知施愈博而心愈卑識君身之且相重惟窘步絶意通津如

涸轍鱗如病顂馬正假揚波於碣石或能顧影於瑶池抱槧懐鉛敢云越俎奉令承教猶可著鞭叔孫之謂聖人兹維時矣倲生之有矜色未許先之且慶且祈以抃以躍

回霍少卿啓

十年去德有慚音驛之踈一介踵門忽拜函書之辱凛若歲寒之意散為春藻之華坐念聲容怳如疇昔恭惟某官清標冠世令望在人言若波瀾蓋窮之而益逺道

如金石雖闇然而日章顧惟靜退之有年想見涵養之益厚佇聞亨復徑步高華其人已倦游不堪治劇空懸謡俗蔑聞襦袴之音尚喜官曹曾識芝蘭之秀何時一見盡布所懷寒事方興端居有暇顧保節調之適式符頌祝之深

回都統啓

賦祠官之禄方竊便私假支郡之符豈堪共理念昔淮墳之奥壤為今邊圉之要區方猾夏之未平正防秋之

當務宜有文武兼資之士以圖樽俎折衝之功自省妄
庸恐辜憂寄茲蓋其官智勇萬人之敵功名一世之雄
號令凜凜有前賢之風方畧恢恢謝古人之學五侯九
伯實專賜斧之征寸地尺天盡副披圖之望重惟乘障
預在提封方須告命之頒即上記曹之問義先謙柄過
形慶勞之勤道出和門佇快軍容之覯其為感頌悉傒
占陳

回太常少卿啟

筆橐清班何鈌馬牛之走藩籬倦翮寧堪鵷鷺之行誓將歸卧於故丘敢復貪榮於末路石田茅屋久矣就荒玉佩犀簪斯焉假寵此蓋某官學紹商周於百世名高齊魯之兩生定章句為十二萬言當益彰稽古之遇均清濁以八十四調豈惟觀雅樂之成曾是名流猥加惠顧享敝篇以千金之具撫朱絃於三歎之餘欲厚報於珍投第難忘於永好

賀朱少卿啟

伏審就陞卿寺仍總軍儲人知久任以即工士以當賢而勸賞矧太府周官之舊而明經漢相之家再命而益恭兹甚盛德之事一物而三善抑為有國之先恭惟某官璠璵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産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憂深康濟下逮萬物之宜外撫諸侯世有經綸之具封命之書昔藏魯廟陰德之報今在邢侯美哉衣冠文物之所存信矣詩書禮樂之在是賢德淹時之久逢辰更化之初眷言細栁之宿師往即飛芻之重寄占列

星之次遠而有先通面棘之班予以馭幸方將引敖倉之粟以益佐關中之餽積淇園之竒以大張河内之師坐成不世之功用對非常之遇某況迷簿領聘絶使華聳壑昂霄快睹貴名之喦喦震風凌雨偷安夏屋之渠渠阻陳吏屬之恭第劇頌言之至

回監司啓

奉奎壁之儲雅重承明之選接井參之分昔稱用武之邦退然衰朽之蹤冒此便蕃之寵會逢何幸庇賴有歸

伏惟某官朝廷夙夜之賢禮樂光華之使搴帷問俗眼
光空豺虎之羣持橐須賢羽翼正鵷鴻之侶趣馳軺驛
奪我輔臺某甫見吏民方圖啟問占朶雲之字過為暮
齒之光霽繡衣之威知遂寬條之庇

賀李太尉啟

伏審進位本兵入司環衛轅門交慶巖陛增隆恭惟某
官心羅武庫之精兵神悟穀城之秘略濟時憂國蚤有
壯圖斬將搴旗正應餘事固嘗鳴劍抵掌而馳伊吾之

北何止平齊下趙而會滎陽之郊談笑折衝精神滿腹走阿瞞於赤壁已著殊勲迎大駕於渭橋行觀盛舉惟掌武貴班於二府而周廬密護於九重以彰不世之勲以侈非常之眷鼎彝交煥帶礪無窮某竊讀制麻喜深情素行冀班荆之遇少伸薦芻之恭

回鍾離運幹謝及第啟

伏承射策楓宸陞華桂籍仕優而學益知稽古之勤業患不精果遂決科之志貴名愈白命服增華伏惟某官

經術詳明天資蘊藉允矣搢紳之雅望粹然庠序之醇儒學古入官聊展四方之志力行待舉未忘一戰之謀成書益富於縑緗下語更精於虀臼賈勇萬人之敵登名千佛之經有志竟成已蜚英於帝闕得時則駕行闊步於天衢方圖慶問之儀遽荷緘詞之辱永言慰喜莫罄敷宣

回吳提宫求辟啟

望衣冠之甚偉甫辱雋游憑文章以自宣更勤遠睍醜

顔莫稱過聽謂何伏惟某官超騰洼水之姿秀發鄧林之産固自風塵表物知遠到之難量可是筦庫中人悵高情之莫論適吏文之有閡無虛辱以增慚尚覬仁明俯矜悃愊

與提幹啓

泛芙蕖於坐中久傾賔幕書雁鶩之紙尾行踏吏塵仰寛芘以知歸撫微蹤而自幸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問非一師乗雲氣而負青天與道為偶駕輕車而就熟路遇

事何勞便應闊步於亨衢聊復分先於使傳交章車府名對路朝賜雙璧於立談佇觀能事取九遷於一日遂掩前聞某技拙黔驢名同鄭璞宦游半世粗服官箴吏考六書未離選調早笑生平之落魄晚甘升斗之卑陬對二松而哦其間無復風流之士述六職以輔其令尚惟簡靜之師苟逃呵譴之文當識依歸之自趨承不遠頌詠尤勤

回呂侍郎啟

明詔視師率循故實行營命使昔用輔臣猥如積毀之生難强既愆之力拜恩不稱佩德有歸伏惟某官學貫群言聲馳九牧汲黯宜居禁闥雖重淮揚之郊蕭生雅意本朝行典尚書之事眷言絶俗之論肯收衆棄之蹤更蒙贊喜之相先益愧移書之不敏獲劉公守相之問固賢從事之臨誦羲之督將之書更識憂時之蘊

賀吏部侍郎啟

伏審顯膺帝制進貳天官銓綜得賢搢紳相慶恭惟某

乾隆御覽之寶

定庵類稿卷四

宋 衛博 撰

上陳[illegible]論治道書

某[illegible]民之道[illegible][illegible]動而天下之士自一縣一郡至於
[illegible]郡大[illegible][illegible]甚矣天下之事豈有能
[illegible]本情者哉[illegible]情者[illegible]何故[illegible]矣已嘗試以吾欲惡之情
而求之不順乎吾情則惡之所欲者得所惡者去而吾之

情泰然無餘蘊矣然則天下之情豈有異於吾情哉聖人知其然也其治民之道一本人情而為之節文爾故凡禮之可行法之所不禁皆人之所欲者也禮之所不行法之所必禁皆人之所惡者也聖人豈固為是求合於人之情哉天下之事不能自外乎人情而人情則禮法之所由起也是以聖人之治簡而易知優游伴奐視天下若無可為初不若後世之擾擾多事者一本於人情而已非本於人情本於吾之情而已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諸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

昔者孟子論三代之得天下其道蓋不加毫末於此令夫天下者一郡之積一郡者一縣之積所治者狭則其所操者約則其行之也宜愈易然而古人用之於天下而有餘者今人用之一郡一縣而不足此其故何哉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語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之人其欲惡之情所以不異乎天下之

情者由是而已夫惟一有汩吾之欲惡則吾之情與天下之情略不相似矣甚哉欲惡之易汩也甚哉所以汩吾欲惡者之易入也聲利以誘之富貴以淫之權勢以移之便佞以惑之嗜好以蠱之而吾之情方且淆然無適於其中所欲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惡所惡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欲以是而加諸人將有不勝其弊者而況於求治哉求之而不得則曰今之時異於古之時時異則事異軍需國費之不供民頑吏黠之難化廚傳使客之

者不過龔黃輩數人而史之所記流風善政初無動人耳目可書之事語其商功射利則無薛宣朱博之才語其抑强扶弱則無尹翁歸張敞之斷語其發奸擿伏則不及何並趙廣漢之明令之所謂迂濶重遲之人耳然其庶幾德讓君子之風亦必有道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嗟夫安得是人而與之論政哉仰惟執事宏毅之操任重道遠中和之德修道以教凛凛乎風烈之所自其淵源涵養所見者大是宜與天子共成政平訟理之功而非俗吏所能

與人論民兵書

某聞今議者知外侮之可憂而不知內患之可畏內患者何姦民是也往者靖康之變乘時崛起立名字據郡邑者橫潰四出屠戮焚剽斯民魚肉百倍於金人蹂踐之禍征誅招撫兵分力屈外詛內訌蓋十年而後定此其徒豈人有智勇之資戰鬭之能哉舉皆閭巷之小民桀黠游惰不事生產平日棄捐父母妻子相與遊嬉羣博聚飲尚氣使酒小則聚而屠沽大則亡命盜販抵冒

法禁不自齒於平民天下有釁鋤耰棘矜相率而猋起
遂至於不可撲滅嚮之閭巷之姦而今為大盜之資此
安可以忽不加省比年以來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誅
倍稱之息械繫設於私室椎剥盡於膚髓貧民下戶饑
之到骨譸張怨詈所不堪聽頃在田間實所親見當知
幸亂之衆何止曩昔起於貧窮而狃於輕剽者雖然若
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於徽嚴衢婺建劒
虔吉數州其地阻險其民好鬬能死而不能屈動以千

百為羣盜販茶鹽肆行山谷挾刃持梃視棄軀命與殺人如戲劇之易飲食之常異時有司之所不敢呵問其貪暴殘鷙之心特未有以發之耳使其時有可乘事有所激奮臂一呼正在此輩尤不可以不察當是之時朝廷能忘內顧專志外侮乎然則於今之計莫若檢舉往年忠義巡社鄉兵弓手之制別行討論厚立賞格多為爵級多給告命州委之守縣委之令勸誘豪民糾合鄉里應募之士姦民惰卒亡命廢錮之人盡得出於其間其

願保鄉里者為一將其願衛邊者則為一將明諭之以不剌面不涅手事已則復歸田里為之糾合者及幾人授其官滿歲無過增其秩有克獲者受其賞其在募之士爵幾級賞幾等皆當倍於弓兵賞格之舊訓之以坐作齊之以等級糾之以主率居可以備他盜保桑梓行可以補卒乘助邊防無向來椎剽嘯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從之昔者六國之士雞鳴狗盜不廢於齊公子之門齊之客安取此哉凡以收拾

其聞之古之薦士者固多若得薦一士而再三加意焉者閲千百人乃一遇耳人必知之而後薦之一經薦者是為知已至有登龍薦鶚之稱而況於再三薦而不已者乎非其知之深不能也豈惟知之深非至於心相知不能也是故一日而薦七士者不自以為多終身未嘗薦士者不自以為少在乎知與不知之間耳三代遠矣漢唐以来史之所載惟蕭何狄仁傑之事卓然相望于千載間猗哉其不可掩也方韓信自楚逃来蕭何薦之

所欲哉自今推之所以成漢業復唐祚微韓信張柬之
幾不能底於大定其不負所知亦大矣其視後之人循
故事應尺度嘗試以進者亦有間矣抑聞之古之君子
其事君行已立政立事凡所以自處者要不可以苟合
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其見之明知之審患不言耳患
不行耳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成進則有以信於君有
以信於民退則有以信於吾之心是故事君而每輙變
其說者欺其君者也欺其君者欺其心者也是商鞅之

事孝公也是士君子之所不為者也往者趙中令進二臣於藝祖矣藝祖未之録也異日復進焉亦未之録也他日又進焉藝祖怒毁其書投之地中令俯拾納諸懐以歸他日復表飾以進於是藝祖大悟藝祖之悟非特悟于此二臣者也中令之舉非特區區于此二臣者也凡其君臣之間將有為將有言者於是脗然盡得於精神之際德日起而大有功傳無窮而施罔極未有不由於此也嗟夫大哉君子之用心也大哉古人之用心也

後之君子有志於世者可不務乎伏惟執事先生以文章道德為時名卿其事君立朝修身制行可以不愧乎古之人矣其也一介賤士鹿鹿於簿書塵土之役自度無寸長可以表見於下風執事者過聽固嘗以其愚不肖之迹上累知人之明縣官以為可賜之階陛之恩矣然其猶自謂朝夕備趨走受教令於戟衛之間在諸從事中獲溫顔被恩意若尤異非他人比者因伏思念前之所以進之者則固知之矣今之所以恩意之異者則

尤知之矣知之深遇之異則其之所以自期者固不應淺鮮矣是以敢進乎前說而欲以改秩之文重累於門下也然是舉也自他人言之則為瀆自知己言則未為過雖其之愚決無足以望古人之藩籬庶幾其萬分然區區所期乎先生以古人之用心者如此先生光明盛大之業上知之矣民信之矣歸而佐天子秉大政進退人材其所成就視前數公何遠之有夫季布之得名曹丘揚之也燕王之得名郭隗先之也伏惟執事先生録其

歸仁之心而遂其自厲之志施恩於曹郭一夫之賤而收名於漢唐寥寥千載之間以上繼中令之勲績使天下之人知執事之樂於成人也如此能為薦士也如此能儷美古人也如此其之能自力也如此能取特達之知也如此能成人主千載希闊之盛舉也如此聞之四方艷之一時傳之子孫以資說士顧不偉哉惟先生少垂意焉幸甚

穽錦編序

選舉之法壞而上之人始以文章取士士非以此無所求官故文章日益工而道日益散陵夷至於後世好惡蠭起科目紛更士既累於得失而眩於所守益輕棄其學以逢時好場屋之文與平昔之學遂為兩塗略不相似矣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今年下第東歸過其同舍生生曰子亦知夫子之所以不售者乎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此太學之諺言不爾雖至老不可

得也余盖聞退之言嘗自讀其所試不啻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盖自退之已不免矣吁可歎哉今余以家貧親老求舉進士亦必至於得而已苟必志於得而求之以不可必之道是豈人之情也哉於是盡取世之所謂時文書其善者而伏讀之凡時文之學類以善漁獵戕賊竄竊摹擬取青媲白肥肉厚皮為上真柳子厚所謂以文錦覆陷穽者然而世之觀者眩焉余不幸知之而自投於陷穽之内乃名其編曰穽錦非

不得安其職丞之位或幾乎虛設夫惟如是故置丞以來閱數十百年而未聞一人善於其職著稱循良者良有謂也自近年以來此弊尤甚士皆庸懦軟熟委權避勢為苟祿養妻孥計者然後屑就不然則亦恥任其職不然則他邑之令疲癃不任事者易置而為之耳吁可怪哉吾表兄福唐王伯時得丞連江人謂兄貴公子屑從州縣之游而予獨以為不然伯時平居刻志慎行歎然自處於不足不啻里巷之窮儒其所稱皆六藝之文

異端之學則不注於其心其商時論事極世俗之情態與夫姦與之囊槖若龜卜數計之不僣寛然攸然若萬頃之陂有不見其涯涘者矣是真可以牧人惠衆必有以輔長而安其職者矣異時著稱循良為標的於後世者當有望於伯時矣余幼時侍家公官秦溪始及見兄越七年以家命從事福唐與兄從游數月飲酒賦詩往往極驩高歌慷慨今其行矣余方窮旅周視其居無貨財可以饋贐無肴核可以祖别惟嚮之所言者書以為

送

送薛右司起行在序

前年冬令諫大夫王公將出疆求文武士於幕下監丞陶公猥以綦進綦謝不敏而陶又出其不腆之文王公憐馬以為可教於是羅致之意甚果綦亦慨然有當世志曰此大丈夫請纓之秋也蓋東書問塗矣而負薪之疾錮而留之遂不果行王公一世之傑其邁往超詣之姿魁閎遠大之器照映區宇士欲收名定價於其門者

如登蓬瀛涉崑閬邈乎其無由其之不肖迺在下風而奉槃歃揚威靈魯又不得脫穎於十九人之後以奔走漢使者之光華者命也屬者幸甚獲拜節下瞻道德之容聞正大之言而窺誠明之學洸洸乎浩浩乎迺有王公之風焉猗歟盛哉公與王公皆今代第一等人其固未識王公而以睹公為快公蓋受知王公而佐其幕天子又以王公之言而歸公於朝誠有以信二公之道同而喜鄙言之尤信也今諫垣憲府尚多虛位公去將歲

豸冠酌獸尊厲鷹鸇之威肅鴛鷺之序明目張膽論天下大事是非可否於人主前以與王公相為先後固不偉歟王公令首諫列矣公又掉鞅而馳之由是而歷樞要秉鈞軸左提右挈若臯陶之於舜周召之於成王蕭曹丙魏之於漢以輔成非常之功蓋千載旦暮爾某聞之歐陽子曰仕宦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諫官得行其言宰相得行其道自古瓌奇雄俊之士雖抱負闊闊志慮英發思以功名自見於世而落落難合不如人意十常

八九二公翼堯戴舜逢不世出之主而又立不諱之朝當可為之時諫官宰相平步翱歷功名之資袞袞入手則其穆天縡奠坤軸合三光五嶽之氣以康濟天下其可不奮迅揚厲以大慰海内喁喁具瞻之衆哉公之行也某雖不得効前驅托後載然於二公之門不可謂無一日之知故敢道平生以為公别而又屬其顧見未獲之意於公以為王公謝大江千里揚舲東下竝瓜步出京口回望溢江牛渚之間豈無從容護封之對慷慨中

流之誓如昔人耶公其弭節而問焉併以為歸覲之獻

記

最勝齋記

則之作茅齋東牆之下廣袤尋丈而旁直堂寢華榱廣廡暎之蕞然低小隨意環以竹樹窗明几淨清逸虛窕有禪房道院意象主人愛且樂之充以筆研書册茶爐奕具朝夕游息其下問余所宜名者余請以最勝名之則之家潭潭之府襟帶百畝之園平湖曲港名花怪石

亭榭之勝於今實最茂苑顧嘗過之悠然如傳舍如他人之室而反屬意於是余又從而予以是名無乃厭常而嗜異者某葢及事先留尹秘閣公與聞議論之餘謂士大夫居家則當思在官之日在官則當思居家之日人情欲惡大抵一般某因贊公之說曰斯言進於道矣豈特此哉人生日用間當推吾心以及人之心宅高明之居頗亦思世有不庇風雨之家服飾華靡之具頗亦思世有不飽藜菽之民大官大邑傳之子孫頗亦思祖

父之所從得家國休戚之所宜同者若是一念常到胷中周公孔子皆從此出先公心嚮而首肯久之則之佳公子也自余見其諸父當路內外聲燄炙手可熱時與令沉浮里巷其持已遇物了無異處嘗試俯仰是中嗒然隱几之外出處一心豐儉一致將深有得於此矣然則最勝之義在此不在彼則之意也先公意也

頌

雙椿頌并序

龍口之洴東出為歸龍之瀆又東為涉墅之河河至是獨委蛇瀦蓄氣象明秀其陽有雙榦竦拔出乎衆木之上蓊欝轇輵樛枝而連理者是為雙椿椿之下先是里人卲氏居之容有過相者曰此非子之居也後十年當有德人鉅公至矣丙子春留尹祕閣王公税駕義興之郊特營别墅而邵氏老人夢若有緇褐申告以前言者寤而驚異公因得家焉至

有式其門龍口之東涉墅之陽我作頌詩公其永昌

銘

邵元實寶硯銘

陽羨邵氏世以文鳴硯其先所寶用也元實公以屬歷城衛某為之銘曰

弁之峩如玉之温如而道與之腴世為邵氏文章之符將函三光混五嶽飾萬物而澤九區矣吾子邵子豈山澤之臞耶

冰花盂洗銘

隆興初元冬十一月癸丑洗有冰華秀異如生鐫寫者僅能形似若十二月甲申盂有冰亦如之廼銘之以侈厥祥

陵陰機兮洩天巧搴桂影兮茁瑶草若諄告以厥祥鳴玉兮其子孫永壽用寶

平江府刻漏銘并序

平江令股肱郡官府庶事既復升之舊唯刻

又若干日天子臨正衙遣焉凡所以寵綏付畀之渥丁
寧備矣行次國門外復出御書以賜雲漢之章箕疇之
秘轇轕象緯焜燿日月顧臣何足以測識萬分臣竊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之智不代出之略一九州掩禹迹合
三光五嶽之氣患不為耳而能導養時晦講敦睦一視
薄海仁之至也申飭守備不忘遠略惜分陰於暇時智
之大也仁之至智之大規模益遠矣聖人之能事備矣
臣愚不克負荷冒昧隕越敢登景鑠暢榮號以稽方來

庶無墜天子之顯休命

跋武氏石室畫像

右武氏石室畫像漢人飾墓多類此諸家所記李剛魯恭朱浮武氏墓室皆章章可考者李剛為荆州刺史墓在鉅野黃水南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魯恭為司隸校尉墓在金鄉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義女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二說出酈道元水經朱浮墓在濟

州壁上刻平生所歷官車馬儀衛題曰府君作令時作
京兆尹時及他官時見米元章畫史濟州有武氏數墓
墓前有石室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
為贊於其上見趙德夫金石録考之此畫無孔子七十
二弟子及四靈形像無府君作令作京兆尹等語而有
八分小字古聖賢題贊知為武氏墓室審矣武氏有石
闕銘長史班從事梁吳郡丞開明執金吾丞榮數碑皆
出任城趙德夫所謂武氏數墓是也趙云墓前有石室

不指明誰墓桉從事梁碑云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謂此畫然徳夫家東州宜得之詳正應傳疑耳某聞之諭子才郎中南渡四十年纔再見之朱晞真張如瑩氏漢碑鄉來無慮者故自有數中厄戎馬其傳益徹此本則文字奇古少訛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某人云即張如瑩尚書所藏本也乃刻而納諸府廨紬中閣之壁以震耀來世云

之重之爾其可自忽哉若夫省徭役薄賦歛無奪汝時則勸農之政爾宜責於為有司者我其敢不勉之哉爾父兄子弟尚明識之

祝祭文

祈雨祝文 諸神廟

季夏六月苗者秀秀者實芸者歌於野饁者讙於路則惟其時令吾四封原田之植則老而未畦下澤之苗則悴而不阜農有望雲之嘆吏興閔雨之憂中夜以思欲

救無所惟神秩有常祀依人而行歲之豐凶宜與同其職吏之不德罰何可辭念此一方亟數大貺沛為三日之雨用成百穀之祥觴豆孔嘉答揚敢後

祈雨祝文 寳公塔

某來閱三時於師三有請矣雨暘之應惟吏所召吏實不德舉必有祈祈而獲焉師則大貺之矣吏得無愧於中哉去年冬不雪今年春不雨精意甫交閱焉饗答有萠如盎有麥如雪緊誰之功師與天通今夏且季密雲

在郊秧苗老而未畦菽粟闕而未遂豐凶之决在於此日吁嗟之求敢爾展布雖威神自在普應無方而因緣岀現光靈是宅宜篤此邦之祐沛為三日之霖一念所加百靈並應若民與吏永有依歸

祈雨祝文 再禱寶公塔

九夏之季農務孔棘高下俱病歳將若何廼丙寅之雨鼓舞行路冀終大貺是以有辛未之祀且謝且祈而密雲在郊風則爾之神龍在淵誰為起之非吾真覺何以

告之轟雷車搖電幟指麾百靈呼召屏翳一雨濯枝以寛望歳師之賜也民之福也吏之幸也

謝雨祝文 諸神廟

風馬兮雲車神之行兮天之衢歴九關而上訴兮軫斯民之嗟吁前豐隆而後元冥兮馳閶闔而下帝都策神龍之淵潛兮駕阿香於山隅蕩八表之歊煩兮澤萬物而昭蘇旋乾兮轉坤神之功兮不可踰竟厥德以幸吾民兮尚五風十雨之時須椒漿兮桂醑鼓鐘兮笙竽聲

頌詩而報豐年兮神之明其可誣

謝雨祝文 寶公塔

古語有之旱不苦禱而雨精誠之運天人何遠其非其人烏敢議此稽首大圓覺歸依方便門旋斡陰陽昭蘇動植曠蕩之澤鼓舞提封相我休成尚終大貺

為莊文太子服藥肆赦祭告諸神廟祝文

重離之象實貳君尊六氣之愆偶成疢疹上軫焦勞之念用敷曠蕩之恩爰飭有司敬陳明祀願介無疆之福

立膺勿藥之祥載一角之螭快覲來朝之御望重輪之
日益揚久照之光

告墓祝文

某等頃嬰大戚適時多故爰卜幽宫于此淨宇松檟繁
殖窀穸兆孔固尊靈是宅多歷年所子孫蒙福嗣有位敘
維吉之從莫如此土迺撤僧藍築之傍塢度其川原大
我封樹象獸有列牆闕有度宮師二品視此命數諏日
維良工徒夙具展告奠親縻此尺組西望泫然有愧奠

俎

祭趙侍郎文

嗚呼堂堂趙公崧嶽之神文武爲憲四方是聞位於天朝楨幹之臣式是南國南國于旬全德之懿如甫及申我昔見公公謂我姻握手一笑歡然如春効官建業斧繡獲親曁公阻蜀道遇邊廵别去幾何貴名日新保釐任重於江之濆朞年報政當覲中宸輔相遠業宜未易論云胡不淑喪我德人痛念疇昔手書見存敦篤情話